





紅雨樓題跋卷下

分類杜詩



侯官鄭杰緝

小澗天咸書



世傳杜詩不下數百本箋註者十之七編年者十之三分類者十之一此則分類無註簡而易覽先君子少時所披誦者藏余家將六十年印章有少坡東山二印蓋先君舊號少坡而東山者乃薛廣文欽之別號當時曾共讀者也余兄弟幼學詩即覽此集雖已有善本亦不意觀今

先君歿已十載不執手得之感萬歷庚子三月朔日徐惟起書

唐韋莊浣花集

韋莊詩百家未收但於鼓吹中見其七言近體及諸家所選數首而已偶入秣陵友人郭聖僕出章詩一帙見示乃宋板也遂命工抄錄以備觀閱時謝在杭方為比部郎亦喜其詩調新逸亦寫一帙而去萬歷丙午花朝東海徐惟起記

唐沈下賢文集

按晁氏序稱亞之為福建都團練副使本集中有閩城開新池記并文祝延皆宦閩時所作攷八閩通志歷官無亞之之名通志掛漏合當添入此本借之焦太史命工抄錄然其中訛舛難以指摘聊備一集而已萬歷丙午初夏閩徐勣書於白門之鷺峰禪室

孟東野詩集

余少喜誦東野詩每以未睹全集為恨萬歷庚寅夏日偶與謝在杭訂三孔振所居孔振紫頭

有此集翻閱良久孔松心知余愛誦遂以見贈
余袖歸珍若寶玉兩携入吳越妄意批點茲孔
振謝世五載每一披覽不勝河山之感己亥四
月初三日雨中無事彙檢唐賢詩因捉筆書於
紅雨樓天竺山人徐惟起識

寒山子詩集

余他日偶訪瀚上人於平遠臺山房見案頭有
寒山子詩一帙上人不知愛重鼠啮其腦漸至
於中余曰寒山之詩詩中即偈師其知寒山之

禪機乎上人茫然不答余遂丐歸上人視之如
棄敝屣山窻無事手自粘補重加裝潢第鼠啮
處字濶深為可恨也載觀卷首朱晦翁陸放翁
二札則明老南老賢於瀚上人遠矣識者能不
呵呵大笑耶己亥閏四月徐惟起跋

松陵集

去歲過吳門范東生以陸魯望甫里集為贈蓋
淞人新刻此乃皮陸倡和之作名松陵集為吾
鄉先輩郭文舉刻蒲實木板也紙色蒼古可愛

郭公久作泉下客一不文此書流落市肆余
收得之每卷首尾俱損壞余令豚子抄補成書
置之齋中宋板書不易得後之子孫毋若郭氏
幸耳萬歷丙午除夕前三日徐惟起題於梅花
樹下

龍筋鳳髓判

張鷟字文成唐調露中進士自號浮休子唐史
稱其早慧絕倫以文章瑞朝廷屬文筆下輒成
唐以書判拔萃科選士此書自省寺臺監百司

下及州縣類事屬辭凡一百首蓋待選預備之
具也鷟為張薦之祖事見薦傳所著書有朝野
僉載龍筋鳳髓判洪景廬謂僉載紀事瑣尾摘
裂且多媒語百判純是當時文格全類排體但
知堆垛故事而於蔽罪議法處不能深切無一
篇可讀一聯可采如白樂天甲乙判則讀之愈
多使人不厭也愚謂此書全重詞藻駢麗故實
飽滿不重蔽罪議法蓋判與律不同如容齋之
論則律也非判也

丙午初秋二日書於金陵曹能始戶部公署

陸放翁集

偶覽瞿宗吉歸田詩話謂放翁初婚某氏伉儷相得而失意於舅姑竟出之改事人後游沈園邂逅相遇翁作詞有錯錯莫莫之句蓋不能忘情焉耳沈園感舊二絕是其晚年之作詩云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吊遺蹤一泫然又云落日城頭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見

驚鴻照影來詩意哀怨正為此也遂識簡末

宋游定夫集

庚子歲建陽令魏公命脩縣志將以游劉朱蔡熊作五世家游氏子孫抄錄祖先事實送余采擇廬山先生為吾閩道學之祖其所著作固不止此此特百之一耳仁和張孝廉蔚然曾借錄一本乙巳孟夏徐惟起記

戴九靈集

萬歷己丑年冷往白沙徵租遇一塾師見童子

案上有戴九靈集二冊蟲殘蛀朽國初印刷也
余雅知九靈先生文名遂丐之塾師而童子因
師故遂以惠余藏之山齋十五年矣壬寅余有
四明之役閒坐書肆見其敗簡中有九靈集一
冊正余藏本所闕遂乞以歸合之便成全書紙
色相類第十五卷至二十卷乃四明得來者今
尚欠第二十一卷至二十六卷耳更圖補抄筠
雪道人徐興公書

聞過齋文集

吾鄉先輩吳先生朝宗為人尚行檢重氣節洪
武初隱居不仕與永福王翰友善翰為勝國死
先生經紀其家撫遺孤傳教之生平為文集八
卷整嚴古健一歸於理洪武中孟敷曾編刻行
世嘗以是集贈廬陵楊文貞公文貞謂近時閩
中之文以吳魯客為巨擘也孟敷所梓者歲久
弗傳此板乃藤山鄭公濬重梓者迄今百二十
餘歲板復散失傳者尠少先生之文不絕如綫
矣余偶從舊津得之披誦數四輒興景仰之懷

嗟嗟文章顯晦。固自有時。由今以至千百歲後。不知誰為王。誰為鄭也。謹什襲秘藏。俟吾鄉有博雅好古之士。出當謀梓以傳。時萬歷己亥初夏三日。後學徐煥謹題。

吳先生人品之高邁。載在郡志。特其一二未足以盡先生其文章之沈着蘊藉。不必論。至於答侍制左丞諸書。可謂澄之不清。滂之不濁。即稽叔夜莫是過也。惜其子孫寢微。未能闡揚先德。而後學如勸貧而且賤。又不能為先生授梓行。

世然每披誦。輒動高山之仰。爾庚子暮春朔日。又題。

張思廉玉笥集

勝國人才之盛。超宋接唐。當時善鳴者凡數百家。皆流麗逸宕。以情采風致。勝會稽張思廉之作古體。鍊句鍊字。出入溫李。近體有法有度。比肩劉許。讀之惟恐易盡。張公生於元季。張仲達選元音十二卷。宋公傳選體要十四卷。皆遺思廉姓氏。蓋二公題詩時。思廉全集尚未傳之人。

間嚮非侍御黃玉輝栳而行世則思廉將腐同
草木耳此本余得之故家所藏不絕如綫矣重
加裝訂秘之篋中尚俟質諸同調再刻以傳也
又按都玄敬詩話云思廉元末流寓吳門時張
士誠欲結絃遊客大開賓賢之館聞思廉名禮
致為樞密院都事思廉遂委身事焉未幾張敗
思廉變姓名走杭州寄食報國寺旦暮手一編
人不得窺後思廉死寺中人取視之乃其平生
所作詩也孫司業大雅嘗為著傳萬歷己亥初

夏晦日惟起書

半軒集

東原逸史作半軒傳謂其有楮園集十五卷半
軒集六卷此部名半軒又分十二卷似後人繕
寫時重編者先生生勝國之末與郡人高季迪
徐幼文友善於文字中往往及之高工於詩膾
炙人口而文則甚平淡且不多見先生詩雖不
逮季迪文實過之每一篇中輒出奇意亦勝國
之錚然者翻覽之際恒訝其贈送醫士甚夥及

讀牛軒傳始知先世以賣藥為生故與醫家往來為密耳辛丑秋仲偶過芝城購於書肆漫識卷末

樵林摘稿

淮南蔣主孝詩名弗顯今時選詩諸君子皆遺於掇拾余得樵林摘稿一秩乃蔣公所自選者諸體皆有古意中惟五王擊毬一首尤為沙中之寶擊毬詩宋元諸公集中多有此題元張思廉一作足稱絕倡蔣君可謂具體而微矣他作如大堤曲渭城少年行隴頭吟亦不失唐人格調也

董叔允落花吟

唐人咏落花詩獨韋莊一首傳誦當時至今讀之猶有生氣正嘉間吳中沈啟南文徵仲曾賦十首和之有至三四十首者體物之妙皆能起唐人而上之叔允斯作流麗清新毫端若繡試雜之徵君太史集中誠無軒輊咄咄董生進乎技矣予為唵諷并三因之閣筆

解頤新語

皇甫先生文章綺麗如西川美錦讀其全集真徐庾之後一人而已解頤新語之作發明六義語足千古文成一家屠田叔拔其俊語為詩言五至此則舊本全文也春日閒坐麗春盛開漫覽一過遂書末簡丁未春日徐惟起題

陳剛中詩集

陳剛中觀光交州玉堂三稿洪武壬午刻在浙江布政司板不多見此本乃天順庚辰雲間沈琮所梓也字頗湯漉余得之於建陽邱惟直家萬歷庚子夏徐興公書於交溪客舍

姬侍類偶

余從謝伯元處借得此書翻閱一過惟恐未盡欲抄錄備覽性懶未能友人葉振父偶爾相過知余此志請為余書之不出旬日彙訂成帙書以志喜且不忘葉君筆札之勞也萬歷戊戌菊月初四日徐焞興公題於綠玉齋

釋宗泐全室集

釋宗泐洪武中與復見心齊名余見泐詩僅諸家所選數首而已今歲立春偶客虎林偕曹能始林茂之過吳山雲居寺有僧寮闃寂無人全室集在塵埃中遂拾而歸覽其簡末乃永樂癸卯年抄錄者留寺中二百年一旦屑越而不之重良為可惜非余拾得之必入香積作醬瓿覆也乙巳臘月立春日興公書於浙城旅次

古樂府

豫章左克明錢柱觀道士也編次古樂府十卷

緣起具見題下虞文靖曾為之序嘉靖間新安汪尚磨重梓之紙墨精善首簡不載虞序而更以鄭玄撫之作以猶易薰不能無恨曹能始用硃筆句讀萬歷丁酉春能始將赴京謁選以此見貽徐煥興公識

古樂府

古樂府余家藏本有三副皆手自句讀今歲偶過會稽見肆中樂府一部失首一帙中有硃筆批評輒作證解之語字格不俗問之乃山陰徐

涓所點者徐字文長號天池博學善詩越之才
士遂購以歸殘缺勿論耳壬寅春初惟起識

陳可棟神交篇

延年咏五君於生前子美賦八哀於身後二公
皆身及交游者也可棟神交往哲幾及百篇益
五君之簡短裁八哀之冗長百世而下猶有生
氣誠秋苑之指南文人之故實豈曰興懷於無
情之地乎哉

鳴盛集

林子羽鳴盛集世不多見萬歷初袁景從刻十
子詩刪去什之三不無過嚴如賦如調如記一
槩汰之矣此本乃陳伯儒見貽者譬之龜鬚兔
角實不恒有子孫其慎藏之壬子夏徐惟起識

周祠部宜秋集

國初洪永之季吾閩能詩之士甚衆不獨十才
子善鳴於時而周微之為林子羽高足名最著
者也微之一字又玄永樂間以文學徵授禮部
祠祭司員外郎為詩瓌竒悲壯嘗賦揭天謠酷

類李長吉其他作總不離盛唐聲調萬歷初袁
景從馬用昭二先生輩選刻十子詩僅收微之
六十首又以子羽一絕悞入予近見抄本宜秋
集得古近體及詩餘一百七十餘篇視袁馬二
公所取且三倍之皆泐泐大雅之音信可傳也
若不盡錄之殆將如綫之絕矣顧微之之詩當
不止此此何異鳳毛麟角哉微之與龍門高廷
禮善令蒼頭肩書數千卷止廷禮家讀之無何
別去盡棄其書曰已在吾胸中矣顏悟強記又

豈流輩之所及耶微之生卒不可考按王孟揚
挽微之詩云早歲擅芳名中年一宦成鶯花平
日淚煙月故山情落魄稽中散倡狂阮步兵可
憐埋玉處芳草傍誰生孟揚死於永樂十三年
微之則死於孟揚之先矣崇禎庚午長至日後
學徐煥興公謹撰

王孟揚挽微之詩未嘗言其無嗣而趙景哲
哭微之詩云可恨傳家無令子空憐許國有
孤忠又云幽薊一官成永訣東甌三載慕清

風則微之無後而卒於官矣惜夫崇禎己卯
杪秋興公又識

鏡湖清唱

國初吾郡詩人輩出十子而外復有二十餘家
有傳有不傳實幸不幸也郭厓字敬夫湮沒二
百餘年無有知者予近得抄本詩百十篇有挽
鳴秋趙景哲之作而羅宗讓覺非有和郭敬夫
詩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敬夫實清世之隱君
子也集中有送兄楚芳上春官楚芳名蘭永樂

三年鄉薦姓名見於郡志敬夫青鋪嶺絕句云
家林想在空濛外一帶螺江隱翠微又有門前
湖白與山青分携空過白湖亭之句其所居當
在白湖螺浦之間與鳴秋山人相隣並也予既
錄其遺編併為考其地里付曹君能始授之梓
敬夫之名從此弗至湮沒不亦厚幸矣乎崇禎
庚午三山老叟徐煥興公撰

竹窻小稿

林景清號竹窻連江人隸籍府庠食廩餼五試

不第援例入太學成化間授湖廣興國州判官
雅善草書吾鄉自永樂中王太史孟揚工於八
法繼孟揚者竹窓也少年遊金陵與名妓邵玉
香狎賦有一清軒詩多豔詞情語手書一卷向
藏余家謝在杭喜其風流韻致字法精工從余
索去陳汝翔採其詩於晋安逸志而先生全稿
無從得也憶予少時有老學究持先生手稿欲
售之先君因其索價高未之購歷三十餘年偶
與友人倪柯古談及柯古乃尋學究而購之重

加裝潢詩雖未甚奇警而書法之妙不減吳興
予乃選其雅馴者錄為一帙以見先生之高標
逸韻未泯於今也天啟三年夏日後學徐爌敬
題

廖世昭越坡稿

廖先生字師賢世居越山之下自號越坡厥考
雲騰登進士官刑部郎中先生以易舉正德丙
子鄉試第三名丁丑成進士授海寧守以病乞
教職改國子博士閒歲竟卒於官年三十五無

子所著有一統志畧汪郡守文盛刻置郡齋盛行於世而詩文則散逸無傳矣煥家藏先生手錄詩一卷字法蒼勁恒寶愛之近曹能始選梓明詩乃錄而附於陳東槐堂集之後先生名列福州郡志文苑此亦龜毛兔角也崇禎壬申仲秋後學徐煥識

孫太初集

太初詩余家有分類一種乙未歲遊吳興與友人張睿卿復彙太初集重刻增入遺落者數十

首比舊本頗多屬余較讎刻為最後板亦最精此本乃先正鄭少谷為太初授梓者編彙年次備於他本年久板亦不存人家鮮有藏者林志尹偶得之持以見貽印章又為高石門家物披誦之際不啻拱壁書以志喜萬歷戊戌年秋日徐惟起識

又

余家有太初集數冊編年彙體鏤板不同此乃吾鄉鄭漱石先生所藏者右方五行鄭公之筆

且述其父蒲澗與少谷定交之言余偶得於市肆舊書中遂購以歸漱石善詩工草書與先君子同貢於鄉未仕而卒子孫寢微書籍散逸多矣今在余家得非不幸中之幸耶己亥春仲徐惟起書

丁鶴年詩

萬歷戊戌歲偶得寒疾乍起柳沐體猶委頓忽有持丁鶴年詩來售余捐藥債購之據床吟誦一過倏然病已因記之筆畀情農徐惟起書

又

余向家藏丁鶴年詩三卷乃永樂間刻板後有廬陵楊文貞士奇跋語紙墨古潔余珍惜之斯為元板亦分三卷簡首有高惟一印章惟一國初人有孝行事詳郡志二本俱善因合藏之萬歷丁未春正月三日徐興公題

月洞詩

王介翁集僅得律絕三體皆類晚唐口吻置之百家唐詩中孰辨其為宋人也清新工巧即顧

况雍陶亦不過此至於多難識君逢綠柳影分
騎馬路數句實出晚唐成語畧更綴一二字耳
又按先生義不仕元放情林壑故其詩逾工斯
本乃建溪詹鼎卿孝廉所惠至樵川仁壽寺始
為披覽惟恐易盡讀既盡遂評其大畧如此辛
丑九月二十四夜惟起題

雅宜山人集

王寵初字履仁後更履吉凡八試不第以年資
貢禮部入太學讀石湖二十年手寫經書皆一

再過少學於蔡羽與兄履約少同筆硯未嘗少
離生於宏治甲寅卒於嘉靖癸巳享年四十娶
徐氏生一子名子陽太學生娶唐寅女文徵明
志其墓塲識

林初文集叙

吾鄉林初文先生十歲能詩稱竒童性豪宕不
拘拘於繩墨十七以毛詩冠諸生神宗即位之
初年又以春秋魁鄉薦天才宏贍文賦詩歌援
筆立成其所為應舉文率多師心匠意竒險不

經人道語以故屢上春官屢不第既而移家秣陵著作日富竟流落偃蹇而終同時無不為先生惜者予謂先生雖負才不遇而不朽之名固未嘗負先生也大抵人第患無才耳才而遇者上也苟才而不遇能以筆代袞鉞寸管尺璣博榮名於千古權亦不淺往昔無論即近代如盧次楨徐文長生前淹抑九原可作咸願執鞭豈必遭時遇主而後垂聲異代先生雖舉孝廉乎而牢騷不平與次楨文長誠無軒輊然次楨文

長身後寒落不可問先生二雛英英能世其業是先生屈於生前伸於身後豈盧徐二先輩所可幾耶先生既不得志於有司乃著蛾眉篇以自解海內爭傳誦之邇年子邱茂之為梓詩選但窺先生一斑茲復彙次全集以行於世不獨張閩赤幟抑亦足以稱霸於中原矣至於先生負經濟才感憤上疏有封狼居胥之想古人云有才如此而使之流落不偶宰相之過況時宰既知先生才復庾先生至死寧不令人長太息

哉先生同年蔡奉常公談先生當日事且亶亶
矣予小子不及識先生誦其詩讀其書想其為
人乃為之論次如此聊自托於招魂九辨之誼
云爾天啟甲子菊月通家子徐燭與公敬撰

序陳衍大江集

吾郡陳氏自民部公與叅知光祿以至長吉太
冲兄弟皆有文學磐生為長吉之子箕裘大業
聲稱最著曾能始選其五世之詩為梓以行夫
五世貴顯者海內恒有之若五世工詩並著明

德則甚難矣然予先太令與叅知為執友於是
陳徐筆研之交亦歷五世則又難矣今讀磐生
斯集深有感也君少羨才具兼抱濟時之畧性
匪媿阿徒增負俗之致世吞火矣兢兢飲冰時
附羶也凜凜茹淡每帶縵以行吟恒披裘而散
髮簪弁之流目之曰傲紈綺之子嗤之為狂君
但聞爾自修怡然弗顧雖應時之業屢屈於有
司乃垂世之文見推於名宿博綜羣籍無忝書
淫結撰多年何慚傳癖以彼其才淪落未遇是

皇猷乏潤於挾滌國典不寄於洽聞也幸觀集
中樂府逼真漢人詩詞婉美唐代傳記必本於
遷固論說咸出於機康碑銘長言等燕然番吾
之勒題贊小品邁坡老涪翁之製至於烈士畸
人遺行必表高蹤逸軌懿嫩咸章以視他人應
酌諸作雖多奚為若夫自己代筆之詞縱美不
錄且也歷覽中朝故實憂時動賈傅之交願廣
收先代名書格古聒茂先之法眼况內行淳至
氣義激烈讀其文足覘其人喜其品尚論其世

政劉季和所謂情采悉備風骨俱峻氣合風雨
之潤筆吐星漢之華豈非詞苑之後流藝林之
詰匠乎哉允宜海內名輩樂與締交闔闐鄙人
所當側目者矣集名大江者尚含滌淼之思時
切烟雲之想元龍湖海卧客子於下床仲舉蓬
蒿安掃除乎一室以今况古途轍攸同業富藏
山尤深賞譽云爾崇禎戊寅花朝社弟徐燭撰
叙曹能始石倉集

昔鍾嶸掄詩例分三品蓋詩之為義動天地感

鬼神而性情之所以發也劉勰彈文篇俾易數
蓋文之為用本乎道體乎經而肺腑之所以寄
也二賢撰述千載如新啟迪後來良為深遠何
也詩不原於性情是乃不根之枝葉文不由於
肺腑終為無源之波流雅頌既湮詩腸日異六
經不作文體寢衰莫不家握靈蛇戶珍垂璧升
堂雖衆入室幾何若使五音克諧可咏可歌一
篇合道可誦可觀者則吾見其人矣友人能始
曹公七齡受書千言倒覆對客善答果之敏逢

人解題酪之義莫不謂干莫有立斲之鋒騏驥
有立至之足髻年得雋忽播芳名綺歲登朝遂
膺華譽文章乃其夙業詞翰為其本來積歲稍
深好學彌篤丹鉛黑槧終日隨身緗帙縹囊無
時去手植之八斗曾之書倉方之爾祖殆無過
焉其計部長安也則有薊門之什其廷蔚陪京
也則有金陵之集其乞寧親之假也則有芝社
之咏其參紫薇之省也則有入蜀之篇詞氣春
容自然中律才情雅贍蔚爾名家至於山水蕩

其性靈邱壑鼓其幽致每形賦咏輒記練箋山
則岱岳匡廬峨眉雁宕水則太湖彭蠡滙瀕西
湖寄興殊深託懷愈遠篇章日富記撰尤繁騷
客至則如歸標雅壇之赤幟緇流從之若赴固
佛國之金湯故交遊盡海內之名流隨喜極震
旦之寶刹其手神也如此其才調也如彼誠吾
黨之後流清時之偉器也不佞與君少年結契
終歲論文齒忝稱兄才慚作弟雖清塵濁水固
有懸絕之殊而廊廟山林實有相資之誼君以

序言屬筆於余予知君最深述君能備若曰諛
詞阿其所好無遑恤焉

曹能始遊山詩

能始乞假還半載於茲凡名山佳水輒往嘯咏
藤山看梅鼓山望海余嘗從焉近復裹糧買舟
為求福之遊約余偕行予質不耐登陟重以天
氣溽暑堅辭不往只與沈從先往歸來以詩稿
示余多有蘊藉深沈之語偶於蓬廊下拈敗筆
錄其十三首留之竹齋雖未能躬履其地亦可

當卧遊之一助云

泡菴詩選序

夫闡發性靈窮寫情物莫善夫詩故詩理淵宏
非思深者不能窺其奧詩體錯雜非見定者不
能得其宗若夫思弗深而見弗定雖日撻千言
去詩道遠矣吾郡善鳴詩家代可指數洪永之
間歛勝國之浮華歸之故實聲味雋以永正嘉
之際洗道學之習氣本之溫厚格調雅以正迨
於今日詩教蔚興彬彬如也友人陳汝翔抱性

貞遐寄情泉島擬麗則之資勸探討之學少耽
聲律老而彌工秋苑樹標三十餘載感物有賦
遇景則詩長篇短句情采備陳限韻分題宮商
叶奏詩魔不入肺腑冰雪沃其靈髓贈友篤陳
思之契述志勵北海之貞咏懷攄步兵之興述
哀動黃門之悲咏史高太冲之見田居慕徵士
之風遊山踵康樂之躅怨別愴惠休之哀哀樂
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鈞陶方寸
運用神解要皆緣裔窮宗知有所自達流遡派

紅雨樓題跋 卷一
妙得本源可謂遵秉古法盡滌時趨惕志匠心
籬唾不拾者矣伊余不穀忝附同聲隨有賡酬
互相質證前後諸篇屬余揀擇名曰沱庵詩選
墨客苦心已齊芳于文囿幽人逸致得流耀於
藻園矣

題安蓋卿詩

自國初定鼎兩都萬戶侯封布滿天下吾郡設
衛有四歷二百餘年中間以世勲而成武功者
代不乏人求其能占四聲韻頌苑列於作者

之林者何僅僅已蓋韜鈴者正業而翰墨者緒
餘所重在彼所輕在此烏能兼長也蓋卿轅門
世胄少負美才多結交賢豪長者刻意力學喜
為聲詩有景即題無奇不賦十年以來吟稿成
帙翩翩乎有大雅之音文彩錯雜奪干旗組練
之光才情鋒穎侔龍淵湛盧之利進乎技矣蓋
卿行將謁選司馬黃金橫帶後擁前呼卻殺詩
書元凱經傳蓋卿蓋饒為之不亦詞壇之大將
乎嗟夫絳灌無文隨陸無武蓋卿年尚少更取

紅雨樓題跋 卷下
陰符黃石諸書繹之又獨以詩鳴宇內也蓋
卿勉旃

題焦雨亭詩

閩稱甲族莫若義溪陳氏自侍讀中丞以至叅
知憲副派衍百年人傳五代不獨金紫輝映海
內所稀即詞藻焜燿並足流芳濟美合藏金匱
可被管絃者也厥裔伯孺幼孺起時名於布衣
踵祖先之遺軌凌轢詞場頡頏藝苑始知繼詩
派而未墜續家學以弗湮余既得交二孺乃因

投分仕鄉仕鄉為二孺族子而齒稍長嘗因公
車不售棄去治詩時時追隨從父賡酬倡和殆
無虛日結一室於深山之中所往還則園翁溪
友所吟咏則魚鳥烟霞久之成編清新俊逸綽
有碩人考槃之致較之前哲廊廟之音雖塗轍
稍異而方之從父比興之旨則具體而微矣頡
川多才不其然乎余去歲偶為越東之游仕鄉
忽捐賓客方其屬纊以前諄諄以不朽之業囑
其從父令余序而傳之余歸受其遺業且讀且

泣如初喪應劉神情恍惚已乃稍為刪潤布之
同聲俾後之誦其詩者月露溢於篇章風霜生
於齒頰奚必紆金拖紫而後媿隆於先世也哉
仕卿喜種芭蕉每夜雨則聽而忘寐以之名集
蓋從其初志云萬曆癸卯三山徐惟起書

題許天開詩

吳中山水清越而洞庭諸峰縹緲入雲震澤具
區汪洋而不可測徃徃畸人韻士孕靈其間許
君天開結廬高隱有碩人邁軸之致居常喜吟

咏與葛震甫先生交最歡去歲挾一蒯緱為閩
游沂建溪渡延津故人解綈袍之贈旅邛乏常
何之薦以故落落不稱其所懷來雖歌缺無魚
而耽詩不廢昔人云詩以窮而後工似為天開
發也震甫與予交垂四十年服膺歆慕非尋常
泛友之比天開相見亦必稱震甫不置自是臭
味予即不知其人然視其友實足慰平生矣崇
禎辛巳初春書

叙王則巽詩

王則巽負雋才屢行其制藝於海內名籍甚公
卿間邇歲北遊太學道經吳越齊魯燕趙之墟
又喜為詩歌以寫胸臆復行其詩質正於大方
君子嗚呼詩至今日已成變局意不必經人有
語不必經人道談詩者往往嗤漢魏三唐為陳
腐輒矜新意造竒語自詫以為瑰異駭衆目予
實不敢謂其不然大都制藝與時高下而詩亦
因時遞變不能強其法之所必合也則巽好操
觚筆端雲錦爛若天孫注意措詞皆漢魏三唐
人所不能道語正符時局行且挾此以游大區
必有嗜之若昌歎者予何庸贅

萬印角閩游草

暮春之初麻姑萬印角先生投刺訪予於鰲峰
之麓予聞印角名且久一見快若平生匆匆別
往漳南留連數閱月復返三山投予閩游詩草
皆與漳中諸同社倡和之什予讀而羨之夫建
武與閩接壤百餘里即達樵川州有八而游其
六閩故在海濱山川風景大類建武不足誇詡

惟是丹荔黃柑江瑤蠟房可供口腹海色山光
茉莉蕙蘭可娛眼目印角行裝雖遜於陸大夫
游南粵時而所賦詩歌滿囊珠玉何必有黃金
始稱壯游哉印角方馳名於鬻較槐黃期迫不
得不歸赴名場得時則駕走馬長安一展游草
得無并州之思也乎崇禎壬午初秋三山社弟

徐燊撰

叙盛桂海詩

吾邑為八閩首治上而臺司郡守下而編氓里

胥朝而期會叅謁夕而錢穀簿書一行作吏雅
道都廢即耽吟好咏有所不能兼也前令君盛
公桂海蒞任數年以入覲行行後風波頓起不
能自白值前總戎趙公淇竹與公同桑梓亦以
註誤同掛白簡同時稅駕鐘山禪寺候廷議邛
中互相倡和以消旅况積而成帙夫屈子放楚
著騷經以舒孤憤莊舄客越乃微吟而思故鄉
實有不得已而棄其情者也令君感時賦物寓
興贈酬金玉鏗鉤渾然大雅絕無牢騷幽鬱不

平之氣豈非涵養素定付功名得失於意象之外者乎他日者公道大開賜環命下吾知令君又無暇作春鳥秋蟬之吟矣崇禎壬申花朝舊治民徐燂與公題

題聞鶯館社集詩

昔戴仲若春日携雙柑斗酒聽黃鸝聲此俗耳針砭詩腸鼓吹黃友陳仲文讀書三山帖括之餘間事吟眺春王下澣適其初度之辰乃約同儕集陳孝廉東園聞鶯館分韻操觚各成七言

十韻園中有臺榭林木巖石之勝而鶯聲宛轉如少姬按歌音節嘹唳仲文諸君以閒吟互相和答正堪鼓吹詩腸必不令仲若笑人地下耳是日共游者十一人而詩成者僅半刻羽流商泠泠有韻寧讓金衣金子載好其音也哉庚申春日題

題曼聲集

秋月春花悵蘭桂於冰夕湘雲楚雨感朝暮於千年是以寫歌鳳吹之中急管繁絃之下覩春

山而送目盼墜馬以興思巧笑東鄰墻窺宋玉
憐香曲室簾隔韓郎紅樓白苧歌殘翠館銀罌
酒盡鏤金檀板記幽會於丁年佩玉鳴環夢貪
歡於甲帳深紅淺黛想像於鏡臺鉛粉之間繡
帶羅衫彷彿於小院麝蘭之夜宵缸暗別淚濕
流蘇曉帳割恩魂離犀枕新妝出戶鬢動行雲
一碩傾城目澄秋水他生未卜空寄有情之書
此恨誰知難結無緣之遇若夫凝脂傅粉高巍
駿驥之冠麗色新聲深固珠襦之寵別生宛媚

同擅濃華或即物而起咏或觸事而留題或因佳
話而紀聞或因同調而賡和莫不留意於香魂鍾
情於玉骨真可謂放懷柔曼感蕩心靈者也積有
歲年遂盈箋練倣南朝之麗則不無委弱之詞
竊北里之餘風豈避濃纖之調綠窓紗外蘸絃
管而故縹囊黃裏衣邊對青娥而陳緇帙長吟
短咏追憶前懽樂極悲來興懷往事昔者先公
孝穆帳中曾咏玉臺衛尉宏基花間常編艷曲
致光有香奩之詩飛卿有金荃之集多情杜牧

絲雨樓題跋
賦此秋娘輕薄義山憶茲錦瑟風人之致已曲
盡於房帷浪子之名豈全傷於枕席若曰兒女
情多風雲氣少詞皆累德志在宣淫無恤乎爾

閩中詩選序

閩中僻在海濱周秦始入職方風雅之道唐代
始聞然詩人不少概見趙宋尊崇儒述理學風
隆吾鄉多譚性命稍溺比興之旨元季毋論已
明興二百餘年八體四聲物色昭代郁郁彬彬
猗歟盛矣高廟之時林膳部鴻崖起草昧一洗

元習陶鈞六義復還正始懸標樹幟騷雅所宗
門有二玄實為入室屬詞比事具體而微高待
詔棟王典籍恭王檢討俛輩追述古則私淑閩
奧各成一家十子之名播於宇內同時賢才輩
出羅布衣泰林修撰誌切磋彌篤秣苑聿興又
有鄭迪趙迪林敏鄧定賁於邱園銳志詞賦取
裁爾雅斐然成章矣成宏以降林文安父子陳
觀察羣從秩位惟崇對揚廊廟而風人之致溢
於言外林司空許黃門贊揚詞旨海內騰聲賡

歌太平於斯為尅正嘉之際作者雲集鄭吏部
善夫實執牛耳虎眇中原而高傳二山人左提
右挈閩中雅道遂曰中興時有林侍御鉞郭戶
部波林通政炫張尚書經龔祭酒用卿劉給舍
世揚為輔斯蓋不世之才粲然可觀者也世宗
中歲先達君子沿習遺風斯道孔振袁舍人表
馬叅軍熒區別體裁精研格律金相玉振質有
其文迨於今日家懷黑槩戶操紅鉛朝諷夕吟
先風後雅非藻繪菁華不譚非驚人絕代不語

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開壇結社馳騁藝林
言志宣情可謂超軼前朝縱橫當武者矣伊余
不慧忝際盛時目想心游實竊有志屏居之暇
采輯遺編蒐羅逸刻得梨棗朽壞之餘起桑梓
敬恭之念摛為八卷總二百人有奇上而格合
漢魏六朝下而體宗貞元大歷調有偏長詞必
兼善者不論窮達顯晦皆因時采拾以彰吾郡
文物之美燃脂暝寫弄墨晨書蓋慮作者之苦
心而沒亡不稱良可痛悼也至於野狐外道格

律稍畔者雖有梁竇之權不敢濫廁片語為雅
道蝨賊然挂一漏萬耳目未周尚賴同志補續
若曰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淑媛有龍淵之利乃
可議斷割則不慧安所避咎乎凡我同盟宜協
心揚推肆力旁求以俟觀風者來擇焉是為序
萬歷戊戌暮春六日書於風雅堂

紅雨樓題跋卷下畢



律精明者雖有深實之權不敢濫用其權為
道盡其法挂一漏萬耳目未周而私用其
若曰古尚威之容乃可論收獄有龍圖之利乃
可藏幽則則不意安所避咎乎之我國當宜協
心攝世其方旁求以益其及者宋澤焉是為序
萬曆丁巳暮春六日書於風雅



